

三江观风

“双燕”飞过湖西河杨柳树下

何良京

去年12月6日晚，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两幅作品——1988年以彩墨创作的《双燕》和1994年以油画创作的《双燕》相聚一堂，在保利2018秋拍“现当代艺术夜场”上亮相，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经多轮竞价，以4000万元起拍的纸本彩墨《双燕》，最后落槌4700万元，加上佣金以5405万元成交；稍后以7500万元起拍的油画《双燕》，被竞价到980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最后以1.127亿元成交。油画《双燕》不仅创下吴冠中油画作品拍卖第二高价，同时也成为去年国内第一幅拍价过亿元的油画。

该消息中的几个新闻要素值得强调一下：一是作者系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二是作品系画家的得意之作；三是很少见的彩墨和油画两幅作品系同一题材；四是拍出的高价；五是新闻中虽未提及但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该作品取材于宁波“湖西河（即月湖）的杨柳树下”。

阿拉老宁波，尤其是家住海曙区上了点年纪的人大多知道“湖西河杨柳树下”这个地方。笔者当年吟诵柳永词“杨柳岸，晓风残月”，大脑立马就映出了“杨柳树下”这个画面。记得小时候，经常帮母亲挑着衣服去杨柳树下的大埠头清洗，所以对此地特别熟悉，倍

感亲切。一棵粗大的老杨柳树下，有一个硕大的河埠头，供人洗刷的一块泛着暗光的梅园石大石板，被洗磨得光滑如镜……

湖西河杨柳树下之所以能成为“老宁波”心中的地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年宁波唯一一处室外天然游泳池就在那里。所谓的泳池就是用水泥柱在月湖边上圈出一个浅水区，而进入泳池的唯一台阶就是杨柳树下的大埠头。这两个“唯一”为当时的“杨柳树下”赢得了足够的知名度。

《双燕》图画的就是这个地方。吴冠中先生生前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上世纪80年代，他任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期间，带领学生写生实习，“我们离开舟山回宁波，到宁波火车站，离开车尚有富裕时间，我们便到附近观察，我被浜河的几家民居吸引，激动了，匆匆画速写，钟蜀珩（注：吴老带的研究生）看看将近开车时间，催我急急奔回车站。路人见我们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猛追，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我们踏进车厢，车也就慢慢启动了。这民居，就是《双燕》的母体，谅来这母体存活不会太久了。”

色调素雅清丽简洁的民居，虬曲苍劲、枝茂叶繁的古树，水波不兴、平静如镜的湖面……当初虽然很匆忙，然这

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画面在画家心中久久挥之不去。1988年，吴冠中终于将心中的美景付诸宣纸，一幅四尺整纸的彩墨画《双燕》就此问世。画作取名双燕，是因为画面上方有一对飞翔的燕子。也许是“湖西河杨柳树下”留给画家的景象太美好，6年后即1994年，吴冠中又创作了同一题材的油画《双燕》。

对于自己的得意之作，吴冠中曾作如下评述：“《双燕》着力于平面分割，几何形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对照。荷兰蒙德里安（Mondrian）倡导画面的几何组合追求简约、单纯之美，但其情意之透露过于含糊，甚至等于零。《双燕》则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即使双燕飞去，乡情依然。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燕》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我心头的艺术眼目。”

《双燕》是吴冠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乌黑的瓦、洁白的墙、苍劲的枯树、飞舞的燕子，全是在实景中提炼出来的；画面除了简洁的线条和几何图形，留下了大块空白，非常简洁。黑、白、灰是作品的主调，连着了色的树也表现得平静朴素。主角是一堵高大的白墙。窄长的门洞与白墙对比，更显白墙的庄严、洁白，而黑门的位置分布为画面增添了节奏感。树的活泼姿态，左上

角的山墙尖角，倒影的朦胧，都是为陪衬端正的白墙而设。就在这平静的画面中，一对燕子飞来，打破幽静，传来声音，为画面带来了生命的气息……画家将江南景致的纯净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感受到他对江南故乡的浓浓情意。

江南的美，家乡的美，月湖的美一直在那里，当年的我们没感觉，画家吴冠中却发现了她！

万幸的是，画家断言“不会存活太久”的《双燕》的母体至今尚“活”得好好的：即如今被辟为宁波茶文化博物院、位于月湖花屿上的清代官邸豪宅。有些遗憾的是，现在站在当初画家差不多的位置——从共青路隔着月湖看过去，《双燕》的主角豪宅被月湖整治时新建的风雨廊挡住了，还有画中的焦点，那棵大杨柳树如今只剩下一个草木丛。日前笔者特意去现场看了一下，那个草木丛应是当年大柳树的根部，因其旁边的原河埠头水下部分仍残留着。

不久前，《宁波日报》曾发表了一组关于讲好“宁波故事”的评论文章。文章对讲好故事可提升城市形象、故事该怎样讲、有哪些东西可讲以及应该由谁来讲等等作了很到位的论述。笔者由此联想到吴冠中《双燕》图的拍卖新闻。此事和宁波有直接关联，当时作为一条文化新闻宁波媒体亦有报道。但若从通过讲好故事，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甚至推动旅游业角度来认知，我们可以把《双燕》拍卖成功作为新闻由头，重新讲讲月湖的故事，把月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深度挖掘，与月湖获评5A景区结合起来，借借名人作之力，再推出一些相关举措，譬如恢复画家笔下的“母体”当年的模样，拆去风雨廊，在原址再植上柳树什么的……笔者以为，此事若能做好做巧，不失为一个“宁波好故事”。

鉴赏与收藏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旧时的闺房中，案桌上总是置放一个长方形的朱金镜台，这镜台朱红灼灼，金光闪闪，非常漂亮。小姐侧身坐在一把朱红色的小椅子上，对着镜台里的镜子梳妆打扮，她目光迷离，神情慵懒，嫣然一笑，百媚顿生。都说浴后的女人好看，我却以为对着镜子梳理青丝、涂抹胭脂的女子可人。

这朱金镜台，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使用最广泛的内房器物。明代的朱金镜台形制简约，结构中的木档都呈半圆，立着的镜架有一屏、三屏或五屏，雕饰图案也相对简洁。清代的朱金镜台雕饰则极尽繁复、华美。镜台如同一个方匣，正面上有两三个抽屉，抽屉里装满各式头饰和梳妆用具，如簪子、金银钗、木梳，还放有胭脂、粉饼、口红等等，可谓女人的百宝箱。镜台的上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立着的一屏、三屏或五屏镜架；另一种则在面上四周装矮围栏，围栏前后有六至八只蹲式小狮子，上面再斜放一面镜架，煞是生动可爱。不论哪种形式的镜架，大多镂空雕有花鸟，中间雕《红楼梦》或《西厢记》等人物故事，两边的云头和插角雕人物故事和龙凤呈祥图案。

让人诧异的是，浙东民间的朱金镜台多雕龙饰凤，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些违制的。或许跟一个民间传说有关。据说南宋时期，宁海西乡一个村姑救下了逃于此地的南宋康王赵构，康王回殿后常念及宁海村姑的善举，下了一道圣旨：宁海方圆百里人家，女子出嫁物上可雕龙饰凤。民谣也云“村姑救康王，浙东女子尽封王”。这也为浙东朱金镜台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镜台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女子专门放置梳妆用具的器物，叫奁盒，多为漆器。最早的奁，是用来盛放铜镜的。在明末之前，女人是对着铜镜梳妆打扮的。铜镜的使用很古老，在战国时就流行了，至唐、宋两朝形成了两个高峰。铜镜以唐镜最为著名，其中又以瑞兽葡萄镜为名品。唐代骆宾王有诗云：“写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谢水，翻将影学冰。”写得委婉动人。

在中国画里，最早表现女子对着镜台梳妆的场景，恐怕要数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画的第四段，画家以简练纤细的线条描绘了两个妇女对镜梳妆的场景：两人席地而坐，其中一位对镜自理，顾影自怜；另一位面对镜子，身后站着一位秀丽的女子，为她梳头。画中人裙裾飘逸，神情安娴，题词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而莫知饰其性”，耐人咀嚼，显示出魏晋上层女性的奢侈生活。在中国古诗词中，镜台还常与闺怨、离别等有关。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情景伤感缠绵。

任何器物的发展都有个行变过程，镜台从使用铜镜发展到明末的玻璃，也算是一次革命，玻璃的清晰度是铜镜无法比拟的。17世纪产于欧洲的玻璃镜，在明末通过海上贸易进入中国，在当时堪称天潢贵胄之物，比天然的和和田玉还珍贵。这与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的确良”比棉布珍贵，是一个道理。当年艺术造诣极深的雍正皇帝曾多次下令在养心殿起居室内放置玻璃镜，以正衣冠。后来，大工业产品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必然的趋势。

现代家庭中的卫生间大多饰有大玻璃，早年的镜台包括朱金镜台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镜台这一重要的生活器具，近年来越来越受收藏家喜爱，市场上的价格也是屡创新高。2017年上海匡时拍卖一件明代黄花梨镜台，拍价达299万元。江南的明清朱金镜台虽不及黄花梨名贵，但其中精品也不便宜。大约十年前，笔者曾收藏过一个非常漂亮的朱金镜台，当时价格就要6.5万元。

“女为悦己者容。”明清朱金镜台在女子妆容上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是江南“十里红妆”中最女性化的器物，其绚丽的色彩、精美绝伦的个性面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倩影。

朱金镜台

应敏明

创作者说

走进被时光遗忘的孤岛

史凤凰



《非洲表情——史凤凰马达加斯加风情摄影作品展》定于本月16日至30日在宁波群星展厅（月湖大方岳第内）展出——编者



晚霞下的足球赛

去年7月18日，我们一行4人从宁波出发，18个小时飞越13000多公里，途中经停埃塞俄比亚，19日终于踏上了马达加斯加这片神奇的土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眼眸清澈，笑容纯真，正是我们在繁华都市中失去的。除了捕捉马达加斯加的人文和风景，我的镜头还摄入了躺在野草丛里粉色的水晶、古老的狐猴、珍稀的鲨鱼、诡异的变色龙，说不清年龄的猴面包树笔直矗立在日落的荒原，红色的大地刻画着亿万年前的原始地貌……

此行感触最深的是马岛孩子热爱足球的程度，无论城市乡村，不管清晨傍晚，都能看到孩子们踢足球的潇洒英姿。最意外的收获是在沙漠中跋涉5公里，进入原始部落，近距离拍摄到少数民族mikea人，他们还生活在刀耕火种时代，但热情的mikea人弹奏古老弦乐器的美妙一刻，令我终生难忘。

这个时代的“苦儿流浪记”

——电影《何以为家》观后

清晨



由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的《何以为家》，是我近期看过的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外国片。就拍摄手法、镜头呈现而言，也许它远远称不上“完美”。但看完影片你就会觉得，该片斩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第76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提名，完全实至名归。

《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迦百农”是《圣经》中耶稣的发迹之地，但它也是被耶稣诅咒过的地方，代表了“混乱与灾难”。影片以此为名，意在象征触目惊心的人间乱象。影片讲述了一个12岁男孩赞因，起诉控告自己父母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小主人公赞因就已经被逮了。他眼眸低垂，稚气未脱，但满脸是对世间万物鄙夷不屑的神情。法官问他多大，他用下巴“斜”了一下身旁的父母：“问他们。”法官问他“为

什么站在这里？”他冷漠作答：“我用刀捅了个混蛋，我不想辩解，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

电影的主体情节至此才以倒叙手法缓缓展开：广角全景拍摄下，破败不堪的贫民窟中，尘土飞扬、蚊蝇轰鸣。穷街陋巷里，大人迟顿，孩子邈邈。赞因白天拖着硕大沉重的煤气罐到处送货，夜晚则在街头兜售甜菜汁，甚至还去药店，通过撒谎帮制毒谋生的父母购买原材料……赞因一家是叙利亚难民，逃到黎巴嫩后，成了黑户。他的父母只生不养，把男孩当作苦力，若不就范，非打即骂，譬如赞因；将女孩子视为农作物，一旦“成熟”，早早嫁人，获取聘礼——譬如赞因的妹妹萨哈。赞因在眼睁睁看着年仅11岁的妹妹被强行送去给房东儿子当老婆后，愤懑难耐，离家出走。

赞因就是这样在一个苦难环境中如蚂蚁般生存的小男孩。出走后的他遇到了打黑工的单亲妈妈拉希尔和她那“见不得阳光的”儿子尤纳斯。他们过着没有合法身份者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可拉希尔是个有爱的母亲，她收留了赞因。

可惜拉希尔不久因非法务工被抓了。赞因用几个破锅做了辆小拖车，拖着小尤纳斯沿街流浪。小尤纳斯左顾右盼，眼神明亮，尚不知人间疾苦。赞因则早就沧桑历尽，欲哭无泪。赞因即便自身难保，也没有丢下尤纳斯。他养育他，照顾他，谁敢打他“弟弟”的主意，他就爆粗口，挥挥自己皮包骨的拳头，眼中射出凶狠目光。“世上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赞因肯定不会热爱自己所处的残酷生活，他只是不曾放弃善良和希望。对于一个12岁的男孩来说，赞因哪有能力抚养一个婴儿？他拖着“弟弟”走在街头的背影固然倔强坚韧，实际却迷茫无助。世界之大，何以为家……

赞因最后的反抗缘于得知妹妹因小产失血过多而去世的消息。怒不可遏的赞因拿起刀，要去干掉他那个“妹夫”，于是才有了影片开头法庭上的那一幕。满脸无所谓的赞因看透了这一切！“生活就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像一堆腐烂的肉。”现实中所有被矫饰起来的

花团锦簇，被这个12岁男孩的刻骨痛恨碾成了齑粉。

有人生来便锦衣玉食，有人出世就忍饥挨饿。在《何以为家》的电影语境下，“人生而平等”是“赞因们”难以企及的理想。该片不仅展示了现实的不公，而且揭示了造成这么多人无家可归的罪魁祸首——战争。频繁战争导致的贫困问题和难民问题一直困扰着黎巴嫩社会，随之泛滥的婚姻陋习、偷渡贩毒、人口买卖等诸多社会痼疾更是荼毒甚广。这些问题能一蹴得到解决吗？不能。但《何以为家》的导演坚信：电影是可以改变社会的。

影片的尾声，赞因有了身份，需要拍张证件照，可他已被生活折磨得不会笑了。直到摄影师说：“赞因，笑一下，这是拍护照照片，不是死亡证明。”孩子这才露出了全片中唯一一次莞尔。这个笑容同时也成为全片最大的泪点。“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孩子的美好和现实的残忍之间所产生的强烈撕扯，生生搅碎了人心。据说，此片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而此片最大的意义恐怕也就在于引起关注。



朱金镜台 (应敏明 供图)